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二

戊寅（公元1638年）八月初七日 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，求《廣西府志》。是日其誕辰，不出堂，書不得達。入堂閱其四境圖，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，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，不標地名，無從知其何界也。 初八日 何收書欲相見，以雨不往。

初九日 余令顧僕辭何，不見；促其《志》，彼言即送至，而終不來。是日，復大雨不止。

初十日 何言覓《志》無印就者，已復命殺青矣。是日午霽，始見黃菊大開。

廣西府西界大山，高列如屏，直互南去，曰草子山。西界即大麻子嶺，從大龜來者。東界峻逼，而西界層疊，北有一石山，森羅於中，連絡兩界，曰發果山。東支南下者結為郡治；西支橫屬西界者，有水從穴湧出，甚巨，是為瀘源，經西門大橋而為矣邦池之源者也。矣邦池之南，復有遠山東西橫屬，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，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。此郡山之最遠者也。

發果山圓若貫珠，橫列郡後。東下一支曰奇鶴峰，則學宮所托，西下一支曰鐵龍峰，則萬壽寺所倚；而郡城當其中環處。城之東北，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，曰秀山，上多突石，前可瞰湖，後可攬翠。城南瀕湖，復突三峰：東即廣福，曰靈龜山；中峰最小，曰文筆峰，建塔於上；而西峰橫若翠焉。此郡山之近者也。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，後殿為伏波像，前殿為郡守張繼孟祠。

新寺當發果西垂之南，其後山石嶙峋，為滇中所無。其寺南向，後倚峭峰，前臨遙海，亦此中勝處。前有玉皇閣，東為城隍廟，但在城外。

瀘源洞在城西北四里。新寺後山西盡，環塢而北，其中亂峰雜沓，綴以小石岫，皆削瓣駢枝，標青點翠。北環西轉，而瀘源之水，湧於下穴，瀘源之洞，辟於層崖，有三洞焉。上洞東南向，前有亭；下洞南向，在上洞西五步，皆在前山之南崖。後洞在後山之北岡，其上如智井。從井北墜穴而下二步，底界而成脊，一穴東北下而小，一穴東南下而廓。此三洞之分向也。其中所入皆甚深，乘炬穿隘，屢起屢伏，乳柱紛錯，不可窮詰焉。

十一日 大霽。上午出西門，過城隍廟、玉皇閣前。西一里，轉新寺西峰之嘴而北。又北一里，見西壑漲水盈盈，而上洞在其西北矣。由岐路一里抵山下，歷級游上洞。望洞西有寺，殿兩重，入憩而淪水為餐。余因由寺西觀水洞。還寺中索炬，始知為洞有三，洞皆須火深入。下午，強索得炬，而火為顧僕所滅，遍覓不可得。遙望一村，在隔水之南，漲莫能達，遂不得為深入計。聊一趨後洞之內，披其外局，還入下洞之底，探其中門而已。仍從舊路歸，北入新寺，抵暮而返。

十二日 早促何君《志》，猶曰即送至；坐寓待之，擬一至即行；已而竟日復不可得。晚謂顧僕曰：「《志》現裝釘，俟釘成帙，即來候也。」

余初以為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，遍征之，終無諳者。其不知者，反謂西轉彌勒，既屬顛倒。其知者，第謂東北注羅平，經黃草壩下，即莫解所從矣。間有謂東南下廣南，出田州，亦似揣摩之言，靡有確據也。此地至黃草壩，又東北四五日程。余欲從之，以此中淹留日久，迤西之行不可遲，姑留為歸途之便。

廣西府鸚鵡最多，皆三鄉縣所出，然止翠毛丹喙，無五色之異。

三鄉縣，乃甲寅蕭守所城。

維摩州，州有流官，只居郡城，不往州治。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，以與普拒。

廣福寺在郡城東二里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，與之對。而彌勒州在郡西九里。《一統志》乃注寺在彌勒東九里，鄉為彌勒屬，何耶？豈當時郡無附郭，三州各抵其前為界，故以屬之彌勒耶？然今大麻子嶺西，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？

十三日 中夜聞雷聲，達旦而雨。初余欲行屢矣，而日復一日，待之若河清焉！

自省至臨安，皆南行。自臨安抵石屏州，皆西北。自臨安抵阿迷，皆東北。自阿迷抵彌勒，皆北行。自彌勒抵廣西府，皆東北。

十四日 再令顧僕往促《志》，余束裝寓中以待。乍雨乍霽。上午得回音，仍欲留至明晨云。乃攜行李出西門，入玉皇閣。閣頗宏麗，中乃銅像，而兩廡塑群仙像，極有生氣，正殿四壁，畫亦精工。遂過萬壽寺，停行李於其右廡。飯後登寺左鐵龍峰之脊，石骨稜稜，皆龍鱗象角也。既下，還寺中，見右廡之北有停樞焉，詢之，乃吾鄉徵郡游公柩也。游諱大勛，任廣西三府。征普時，游率兵屯郡南海梢，以防寇之衝突。四年四月，普兵忽乘之，游竟沒於陣。今其子現居其地，不得歸，故停柩寺中。余為慨然。是晚，遇李如玉、楊善居諸君作醮寺中，屢承齋餉。僧千松亦少解人意。是晚月頗朗。

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，令顧僕往促何君。

上午，出西門，游城隍廟。既返寺，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。有吳錫爾者，亦以進香至，同楊善居索余文，各攜之去，約抵暮馳還。抵午，顧僕回言：「何君以吏釘《志》久遲，撲數板，限下午即備，料不過期矣。」下午，何命堂書送《志》及程儀至，余作書謝之。是晚為中秋，而晚雲密布，既暮而大風怒吼。僧設茶於正殿，遂餽餽而臥。

十六日 雨意霏霏，不能阻余行色。而吳、楊文未至，令顧僕往索之。既飯，楊君攜酒一樽，侑以油餅熏鳧，乃酌酒而攜鳧餅以行。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，一里，登北山而上。一里逾其坳，即發果山之脊也，《志》又謂之九華山。蓋東峰之南下者為奇鶴，為學宮所倚；西峰之南下者為鐵龍，為萬壽寺之脈；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，為鐘秀山；其實一山也。從嶺上平行，又北三里，始見瀘源洞在西，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，屬於西界，為郡城後倚。然瀘源之水，穿其西穴而出，亦不得為過脈也。從嶺北行，又五里而稍下，有峭在塢之南岡，曰平沙峭，郡城北之鎖鑰也。其東即紫微之後脈，猶屏列未盡；其西則連峰蜿蜒，北自師宗南下為阿盧山；界塢中之水，而中透瀘源者也。由峭前北行塢中，六里，有溪自北而南，小石樑跨之，是為矣各橋。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，由梁下西注南轉，塢窮而南入穴，出於瀘源之上流也。又北六里，有村在西山之半，溪峽自東北來，路由西北上山。一里，躡嶺而上，二里，遂逾西界之脊，於是瞰西塢行。塢中水浸成壑，有村在其下；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，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。從嶺上又北四里，乃西北下西峽中，一里抵麓。復循東麓北行五里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間，有數家倚其上，是為中火鋪，有公館焉，飯，仍北行峽中。其內石峰四五，離立崢嶸。峽西似有溪北下，路從峽東行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。塢中皆荒茅沮洳，直抵師宗，寂無片椽矣。聞昔亦有村落，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，民皆避去，遂成荒徑。廣西李翁為余言：「師宗南四里，寂無一人，皆因普亂，民不安居。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。路南之道亦梗不通。一城之外，皆危境云。」北行二里，經塢而西，從塢中度一橋，有小水自南而北，涉之，轉而西北行。暝色已合，顧僕後，余從一老人、一童子前行，躑躅昏黑中。余高聲呼顧僕，老人輒搖手禁止，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。循坡陟坳里，有一尖峰當坳中，穿其腋，復西北行。其處路甚泞，溪水交流，路幾不辨。後不知顧僕趨何所，前不知師宗在何處，莽然隨老人行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。久之，漸聞犬吠聲隱隱，真如空谷之音，知去人境不遠。過尖山，共五里，下涉一小溪，登坡，遂得師宗城焉。抵東門，門已閉，而外無人家。循城東北隅，有草茅數家，俱已熟寢。老人仍同童子去。余止而謀宿，莫啟戶者。心惶惶念顧僕負囊，山荒路寂，泥泞天黑，不知何以行？且不知從何行？久之，見暗中一影，亟呼而得之，而後喜可知也！既而見前一家有火，趨叩其門。始固辭，余候久之，乃啟戶人。淪湯煮楊君所貽粉糕啖之，甘如飴也。濯尼藉草而臥，中夜復聞雨聲。

師宗在兩山峽間，東北與西南俱有山環夾。其塢縱橫而開洋，不整亦不大。水從東南環其北而西去，亦不大也。城雖磚甃而甚卑。城外民居寥寥，皆草廬而不見一瓦。其地峭守之兵，亦俱何天衢所轄。

城西有通玄洞，去城二里，又有透石靈泉，俱不及游。

□七日 晨起，雨色霏霏。飯而行，泥深及膝，出門即僕。北行一里，有水自東南塢來，西向注峽而去，石橋跨之。為綠生橋。過橋，行塢中一里，北上坡。遵坡行八里，東山始北斷成峽，水自峽中西出，有寨當峽而峙，不知何名。余從西坡北下，則峽水西流所經也。坡下亦有茅舍數家，為往來居停之所，是曰大河口。河不甚巨，而兩旁沮洳特甚，有石樑跨之，與綠生同，其水勢亦與綠生相似。過橋北行，度塢。塢北復有山自東北橫互西南，一里陟其坡，循之東向行。三里，越坡東下。塢中沮洳，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。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錢於此，因架木為小橋以渡。見余，不索哨而乞造橋之稿，余畀以二文，各交口稱謝。既渡，半里，余隨車路東行，諸人哄然大呼，余還顧，則以囉平大道宜向東北，余東行為誤故也。亟還從東北半里，復上坡東行，於是皆荒坡遙隴，夙霧遠迷，重茅四塞。□五里，東逾岡，始望見東北岡上有寨一屯，其前即環山成窪，中有盤壑，水繞其底而成田塍，四顧皆高，不知水從所出。從岡東下一里，越塢中細流。其塢與流，皆自南而北，即東通盤壑者。又東上一里，循壑之南脊行，與所望北岡之寨正隔塢相對矣。又逾東岡稍下一里，則盤壑之東，有峽穿隴中而至，其峽自東南大山破壁而至者。峽兩崖皆互壁，其上或中剖而成峽，或上覆而成梁，一塢之中，倏斷倏續，水亦自東南流穿盤壑，但壑中不知何泄。時余從石樑而度，水流其下，不知其為梁也。望南北峽中水，一從梁洞出，一從梁洞入。乃從梁東選石踞勝，瞰峽而坐。睇其下，如連環夾壁，明暗不一，曲折透空，但峽峭壁削，無從下穿其穴耳。於是又東，愈岡塢相錯，再上再下。八里，盤嶺再上，至是夙霧盡開，北有削崖近峙，南有崇嶺遙穹。取道其間，橫陟嶺脊，始逼北崖，旋向南嶺。二里，復逾高脊，北轉東下。二里，有茅當兩峰峽間，前植哨竿，空而無人，是曰張飛哨，山中之最幽險處也。又東下三里，懸壑深闊，草木蒙密，泥泞及膝，是名偏頭哨。哨不見居廬，路口止有一人，懸刀植槍而索錢，余不之與而過。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嶺，羅平賊首阿吉所窟處，為中道最險，故何兵哨守焉；又名新哨，而師宗界止此矣。過哨，又東上嶺。嶺更峻，石骨稜厲。二里躋其巔，是為羅平、師宗之分界，亦東西二山之分界也。其山蓋南自額勒度脈，分支北下，結成崇嶺，北度此脊而為白臘、東龍，而東盡於河底、盤江交會處者也。從嶺上東向平行，其間多墜壑成穿，小者為智井，大者為盤窪，皆叢木其中，密不可窺，而峰頭亦多樹多石，不若師宗皆土山茅脊也。平行嶺上五里，路左有場，宿火樹間，是為中火鋪，乃羅平、師宗適中之地。當午，有土人擔具攜炊，賣飯於此，而既過時輒去，余不及矣，乃冷餐所攜飯。又東一里，漸下。又一里，南向下叢中。其路在箐石間，泥泞彌甚。一里，遂架木為棧，嵌石隙中，非懸崖沿壁，而或斷或續，每每平鋪當道，想其下皆石孔智井，故用木補填之也。又東下一里，始出峽口。回顧四壑，崇嶺高懸，皆叢箐密翳，中有人聲，想有彝人之居，而外不能見。東眺則南界山岡平互，北界則崇峰屏立，相持而東。於是循北坡東行。三里，復北上坡，直抵北界峰腰，緣之。三里，峰盡東下，有塢縱橫，一塢從北峽來，一塢從東峽來，一塢從西峽來，一塢向東南去。時雨色復來，路復泥泞，計至羅平尚四里，行不能及，聞其中有營房一所可宿，欲投之。四顧茫無所見，只從大道北轉入峽，遂緣峽東小嶺而上。一里，忽遇五六人持矛挾刃而至，顧余曰：「行不及州矣。」予問：「營房何在？」曰：「已過。」「可宿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遂挾余還。蓋此輩即營兵。乃送地方巡官過嶺而返者。仍一里，下山抵塢中，乃向東塢入。半里，抵小峰之下，南向攀峰而上，峻滑不可著足。半里登其巔，則營房在焉。營中茅舍如蝸，上漏下濕，人畜雜處。其人猶沾沾謂予：「公貴人，使不過余輩，而前無可托宿，奈何？雖營房卑隘，猶勝彝居□倍也。」余頷之。索水炊粥。峰頭水甚艱，以一掬濯足而已。

□八日 平明，雨色霏霏。余謂：「自初一漾田晴後，半月無雨。恰中秋之夕，在萬壽寺，狂風驟雨，當復有半月之陰。」營兵曰：「不然。予羅平自月初即雨，並無一日之晴。蓋與師宗隔一山，而山之西今始雨，山之東雨已久甚。乃此地之常，非偶然也。」余不信。飯後下山。泞滑更甚於昨，而濃霧充塞，較昨亦更甚。一里，抵昨所入塢中，東北上一里，過昨所返轅處。又一里，逾山之岡，於是或東或北，盤旋嶺上。八里稍下，有泉一縷，出路左石穴中。其石高四尺，形如虎頭，下層若舌之吐，而上有一孔如喉，水從喉中溢出，垂石端而下墜。喉孔圓而平，僅容一拳，盡臂探之，大小如一，亦石穴之最奇者。余時右足為污泥所染，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。行未幾，右足忽痛不止。余思其故而不得，曰：「此靈泉而以濯足，山靈罪我矣。請以佛氏懺法解之。如果神之所為，祈□步內痛止。」及□步而痛忽止。余行山中，不喜語怪，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，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。從此漸東下，五里抵一盤壑中，有小水自北而南，四圍山如環堵，此中窪之底也，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？又上東岡，二里逾岡。又東下一里，行塢中者三里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，至是始遇明流之潤，有小橋跨之。既度，潤從東南去，路復東上岡。三里，逾岡之東，始見東塢大辟，自南而北。東界則遙峰森峭，駢立東南；西界則崇嶺巖巖，《志》稱白蠟山。屏峙西北。東北又有一山，橫排於兩界缺處，而猶遠不睹羅平城，近莫見興叻嘍也。又東，稍下者二里，峻下者一里，遂抵塢中，則興叻羅茅舍數間，倚西山東麓焉。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。其塢西傍白蠟，東瞻羅莊，南去甚遙，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。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，又有石峰自東界西突。路依西界北行，遙望東界遙峰下，峭峰離立，分行競穎，復見粵西面目。蓋此叢立之峰，西南始於此，東北盡於道州，磅礴數千里，為西南奇勝，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。過興叻嘍北，一重土岡東走，即有一重小水隨之。想土岡之東，有溪北注，以受此諸水。數涉水逾岡，北五里，望西山高處有寨，聚居頗眾，此儼儼寨也。又北二里，有池在東岡之下，又北二里，有池在西岡之下，皆岡塢環轉，中窪而成者。又北三里，有水成溪，自西而東向注，甚急，一石梁跨之，是為魯彝橋，橋下水東南數里入穴中。越橋北，始有夾路之居。又北半里，有水自西而東注，其水不及魯彝之半，即從上流分來，亦東里餘而滅，亦一石樑跨之。二水同出於西門外白蠟山麓龍潭中，分流城東南而各墜地穴，亦一奇也。橋之南，始有盈禾之墜。又北半里，入羅平南門。半里，轉東，一里，出東門，停憩於楊店。是日為東門之市。既至而日影中露，市猶未散，因飯於肆，觀於市。市新榛子、薰雞羹還楊店，而雨濛濛復至。時有楊媪姜渭濱者，荊州人，贅此三載矣，頗讀書，知青烏術，詢以盤江曲折，能隨口而對，似有可據者。先是余過南門橋，有老者巾服而踞橋坐，見余過，拉之俱坐。予知其為土人，因訊以盤江，彼茫然也。彼又執一人代訊，其人謂由激江返天上，可笑也。渭濱言：「盤江南自廣西府流東北師宗界，入羅平之東南隅羅莊山外，抵八達彝寨會江底河，經巴澤、河格、巴吉、興龍、那貢，至壩樓為壩樓江，遂東南下田州。不北至黃土壩，亦不至普安州。」第壩樓諸處與普安界亦相交錯，是南盤亦經普安之東南界，特未嘗與東北之北盤合耳。

羅平在曲靖府東南二百餘里，舊名羅雄，亦土州也。萬曆□三年，土酋者繼榮作亂，都御史劉世曾奉命征討，臨元道文作率萬人由師宗進，夾攻平之，改為羅平。明年，繼榮目把董仲文等復叛，羈知州何倓。文作以計出之，復率兵由師宗進，討平之。今遂為迤東要地。

羅平州城西倚白蠟山下，東南六里為羅莊山，東北四里為東龍山。有水自白蠟麓龍潭出，名魯彝河，東環城，南出魯彝橋，而東入地穴。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。此內界之水也。其西有蛇場河，自州西南環州東北，抵江底河，俱在白蠟、東龍二山外。其東南有盤江，自師宗東北入境，東南抵八達，俱在羅莊山外。此外界之水也。

州城磚甃頗整。州治在東門內，俱民，惟東門外頗成闖關。西南二門，為賊首官霸、阿吉，二寇不時劫掠，民不能居。

白蠟山，在城西南□餘里，頂高□餘里，其麓即在西門外二里。上有尖峰，南自偏頭寨，北抵州西北，為磨盤山過脈，而東又起為東龍山者也。此山雖晴霽之極，亦有白雲一縷，橫互其腰如帶圍，為州中一景。

東龍山，在城東北四里。者繼榮叛時，結營其上為巢窟，官兵攻圍久之，內潰而破。今其上尚有二隘門。

羅莊山，在城東南六里。其山參差森列，下多卓錐拔筍之岫，粵西石山之發軔也。

羅平州東至廣南八達界二百里，西南至師宗州偏頭哨六里，南至師宗州烏魯河界八里五里，西南至陸涼蛇場河界一百里，西北至舊越州界發郎九里，北至亦佐縣桃源界一百二里，東北至亦佐縣、黃草壩二百里。

羅平州正西與滇省對，正東與廣西思恩府對，正北與平彝衛對，正南與廣西府永安哨對。

□九日 坐兩逆旅，閱《廣西府志》。下午，有伍、左、李三生來拜。

二〇日 兩阻逆旅。

二〇一日 亦兩阻逆旅。

二〇二日 早猶雨霏霏，將午乃霽。浣濯污衣，且補紉之。下午入東門，仍出南門，登門外二橋，觀魯彝河。詢之士人，始知其西出白蠟山麓龍潭，仍東入地穴者也。還入南門，上城行，抵西門。望白蠟山麓，相去僅三里，外有土岡一層；回之，魯彝發源，即從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。稍北，即東轉經北門。其西北則磨盤山峙焉，為州城來脈。城東北隅匯水一塘，其下始有禾畦，即東門接壤矣。其城乃東西長而南北狹者也。

二〇三日 晨起，陰雲四布。飯而後行。其街從北去，居民頗盛。一里，出北隘門，有岐直北過嶺者，為發郎道，其嶺即自西界磨盤山轉而東行者。板橋大道，從嶺南東轉東北向行。〇里，有村在北山之下，曰發近德。其處南開大塢，西南即白蠟，東南即大堡營山。大堡營之南，一支西轉，卓起一峰，特立於是村之南，為正寨。其南則石峰參差遙列，即昨興嘍嘍所望東南界山也。又東，屢有小水南去，渡之。東五里，有石峰突兀當關。北界即磨盤東轉之山，南界即大堡山諸石峰，相湊成峽，而石峰當其中，若蹲虎然。由其東南腋行，南界石山森成隊南去，而路漸東北上。五里出當關峰之東，其東垂有石特立，上有斜騫之勢，是曰金雞山，所謂「金雞獨立」也。又東一里，一洞在南小峰下，時雨陣復來，避入其中，飯。又東三里，東上峽脊。其脊即磨盤山東走脈，至此又度而南，為大堡營東山者也。一里，逾脊之東，其上有岐南去，不知往何彝寨。脊東環窪成塢，有小水北下，注東南塢中，稻禾盈陸。有數家倚北峰下，曰沒奈德。東峰下有古殿二重，時雨勢大至，趨避久之。乃隨水下東南峽，峽逼路下，兩旁山勢，仍覺當人面而起。東行峽中二里，有水自峽南洞穴出，與峽水同東注。又一里，有小石樑跨溪，逾之。從溪南東行，一里，溪北注峽，路東逾岡。一里餘，有塢自西北來，環而南，其中田禾瓦或，村落高下。東二里，有數〇家夾路，曰山馬彝，亦重山中一聚落也。於是又東北一里，石峰高互，逾其南坡，抵峰下。又東南一里，有塘在山塢，五六家傍塢而棲，曰挨澤村。又東北二里，為三板橋。數家踞山之岡，其橋尚在岡下。時雷雨大至，遂止於岡頭上寨。

二〇四日 主人炊飯甚早，平明即行。雨色霏霏，路滑殊甚。下坡即有小石樑，其下水亦不大，自西而東注，乃出於西北石穴，而復入東北穴中者。其橋非板而石，而猶仍其舊名。橋南復過一寨，乃東向行坡間。二里，有歧當峽：從東北者，乃入寨道；從直東者，為大道，從之。直東一里，登岡上。其北有塢在北大山下，即寨聚所托，中有禾芄瓦焉。岡南小石峰排立岡頭，自東而西，遂與北山環峙為峽。入峽，東行四里，逾脊北上，半里入其坳。其北四峰環合，中有平塢，經之而北，西峰尤突兀焉。北半里，又穿坳半里，復由峽中上一里，直抵北巨峰下。其峰聳瓦危削，如屏北障。其西有塢下墜北去，其中簞深霧黑，望之杳然。路從峰南東轉，遂與南峰湊峽甚逼。披隙而東半里，其東四山攢沓，峰高峽逼，叢木蒙密，亦幽險之境也。遂循南峰之東，南向入塢，半里，乃東南上。半里，逾岡脊而東，其東有塢東下，路從岡頭南向行。一里，復出南塢。其坳東西兩峰，從岡脊起，路出其側，復東向行。三里，始稍降而復上。於是升降曲折，多循北嶺行，與南山相持成塢。六里，路從塢而東。又五里，稍上逾坳，南北峽始開。再東盤北嶺之南三里，始見路旁餘薪雙灰，知為中火之地。從其東一里下峽，始得石路，迤邐南向。平行下二里，俯見南塢甚沓。循北嶺東向行一里，忽聞溪聲沸然。又南下抵塢中，一溪自東而西，有石樑跨之，溪中水頗大而甚急。四顧山回谷密，毫無片隙，不知東北之從何來，不知西南之從何泄，當亦是出入於竅穴中者。欲候行人問之，因坐飯橋上。久之不得過者，乃南越橋行。仰見橋南有歧躡峰直上，有大道則溯溪而東。時溪漲路淪，攀南峰之麓行。念自金雞山東上，一路所上者多，而下者無幾，此溪雖流塢中，猶是山巔之水也。東一里，循南峰東麓，轉而南。隔塢東望，溪自東北峽中破崖而出，其內甚逼。路舍之南，半里，復循南峰南麓，轉而西向入塢。一里，塢窮，遂西上嶺。一里，逾嶺頭，始見有路自北來。合併由嶺上南去；此即橋南直上之岐，逾高嶺而下者，較此為迳直云。由嶺南行，西瞰塢甚深，而簞密泉沸，亦不辨其從何流也。又南二里，轉而東，循北嶺南崖東向行，亦與南山下來成塢，下瞰深密，與西塢同。東五里，其塢漸與西塢並，始知山從東環，塢乃西下者。又東向逾岡，東北一里，度一脊，其脊東西度。從其東復上嶺，一里，則嶺東有塢南北辟。乃北轉循西山行塢上，一里，塢窮。從塢北平轉，逾東嶺之東，共二里，有數家在路北坡間，是曰界頭寨，以囉平村落東止於此也。又東行岡上二里，再上嶺一里，逾而東，則有深峽下嵌，惟聞水聲洶湧，而不見水。從嶺上轉而南行，東瞰東界山麓，石崖懸削，時突於松梢簞影中，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，其崖更聳也。南行一里，始沿崖南下。又一里，仰見路西之峰，亦變而為穹崖峭壁，極危峻之勢焉。從此瞰東崖之下，江流轉曲，西南破壁去；隔江有茅兩三點，倚崖而居。乃東向拾級直下，一里，瞰江甚近，而猶未至也。轉而北，始見西崖矗立插天，與東崖隔江對峙。其崖乃上下二層，向行其上，止見上崖而不得下見，亦不得下達，故必迂而南，乃得拾級云。北經轟崖下半里，下瀕江流，則破崖急湧，勢若萬馬之奔馳，蓋當暴漲時也。其水發源於師宗西南龍擴北，合陸涼諸水為蛇場河，由龍甸及羅平舊州，乃東北至伊澤，過東龍山後，轉東南抵此，即西南入峽，又二百里而會八達盤江者也。羅平、普安以此江為界，亦遂為滇東、黔西分界焉。有舟在江東，頻呼之，莫為出渡者。薄暮雨止，始有一人出曰：「江漲難渡，須多人操舟乃可。」不過乘急為索錢計耳。又久之，始以五人划舟來，復不近涯，以一人涉水而上，索錢盈壑，乃以舟受，已昏黑矣。雨復淋漓，截流東渡，登涯入旅店。店主人他出，其妻黠而惡，見渡舟者乘急取盈，亦尤而效之，先索錢而後授餐，餐又惡而鮮，且嫚褻余，蓋與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。此婦奸腸毒手，必是馮文所所記地羊寨中一流人，幸余老，不為所中耳！

江底寨乃僮僮；只此一家歇客，為漢人。其人皆不良，如僮僮之要渡，漢婦之索客，俱南中諸彝境所無者。其地為步雄屬，乃普安〇二營長官所轄也。土酋龍姓。據土人曰：「今為僮姓者所奪。」步雄之界，東抵黃草壩二〇里，西抵此江六〇里，南抵河格為廣南界一百餘里，北至本司〇二營界亦不下三四〇里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。

二〇五日 其婦平明始覓炊，遲遲得餐。雨時作時止。出門即東上嶺。蓋其江自北而南，兩崖夾壁，惟此西崖有一線可下，東崖有片隙可廬，其南有山橫列，江折而西向入峽，有小水自東峽來注，故西崖之南，江勒而無餘地，東崖之南，曲轉而存小墜。過此江，乃知布雄之地，西南隨此江，其界更遠；南抵廣南，其界即盤江，此《統志》所云東入普安州境也。盤旋東北共三里，逾嶺頭，遂與南山成南北兩界。峽中深逼，自東而西；路循北山嶺南行，自西而東。又五里，則北山忽斷如中剖者，下陷如深坑，底有細流，沿石底自北而瀉於南峽。路乃轉北而下，歷懸石，披仄嶠，下抵石底，踐流稍南，復攀石隙，上躋東崖。由石底北望，斷崖中剖，對夾如一線，並起各千仞，叢翠披雲，飛流濺沫，真幽險之極觀，逼仄之異境也。既上，復循北嶺東行。五里稍降，行塢中二里，於是路南復有峰突起，不沿南塢，忽穿北坳矣。時零雨間作，路無行人。既而風馳雨驟，山深路僻，兩人者勃窣其間，覺樹影溪聲，俱有靈幻之氣。又二里，度東脊，稍轉而南，復逾岡而上。二里，一岐東南，一岐直北，顧奴前馳從東南者。穿山腋間二里，忽見數〇家倚北塢間，余覺有異，趨問之，則大路尚在北大山後，此乃山中別聚，皆僮僮也。見人偃偃，間有解語者，問其名，曰坡頭甸。問去黃草壩，曰尚五〇里。問北出大路若干裡，曰不一里。蓋其後有大山，北列最高，抱此甸而南，若隔絕人境者。隨其指，逾嶺之西北腋，果一里而得大道。遂從之，緣大山之北而上。直擠者一里，望北塢甚深而辟，霾開樹杪，每佇視之，惟見其中叢茅盤谷，闕無片墜半椽也。盤大山之東，又上半里，忽見有峽東墜。稍東南降半里，平行大山東南支，又見其西復有峽南墜，已與大山東西隔隴矣。於是降陟嶺塢〇里，有兩三家居北岡之上，是曰柳樹。止而炊湯以飯；而雨勢不止，訊去黃草壩不及，遂留止焉。其人皆漢語，非僮僮。居停之老陳姓，甚貧而能重客，一見輒煨糲以燎濕衣。余洗污而炙之。雖食無鹽，臥無草，甚樂也。

二〇六日 平明起，炊飯。風霾飄雨，余仍就火，久之乃行。降坡循塢，其塢猶西下者。東三里塢窮，有小水自北塢來，橫渡之。復東上坡，宛轉嶺坳，五里，有塢在北坡下。由其東又五里，逾岡而下，塢忽東西大開。其西南岡脊甚平，而東北若深墜；南北皆巨山，而南山勢尤崇，黑霧間時露巖巖氣色。塢中無巨流，亦無田墾居人，一里皆深茅充塞。路本正東去，有岐南向崇山之腋，顧奴前馳，從之。一里，南竟塢，將陟山坡上，余覺其誤，復返轍而北，從大路東行。披茅履濕，三里，東竟塢。有峰中峙塢

東，塢從東北墜而下，路從東南陟而上。二里，南穿山腋。又東半里，逾其東坳，俯見東山南向列，下界為峽，其中泉聲轟轟，想為南流者。從嶺上轉南半里，逾其南坳，又俯見西山南向列，下界為峽，其中泉聲轟轟，想亦南流者。蓋其東北皆有層巒夾谷，而是山中懸其間。遂從其西沿嶺南下，二里，有小水自東崖橫注西谷，遂踞其上，濯足而飯。既飯，從塢上南行。隔塢見西峰高柯叢蔓，蒙密無纖隙。南二里，塢將盡，聞伐木聲，則掄材取薪者，從其南漸北焉。又南一里，下至塢中，則塢乃度脊，雖不甚中高，而北面反下。脊南峽，南下甚逼，中滿田禾。透峽而出，遂盤一壑，豐禾成陸。有小水自東北峽下注，南有尖峰中突，水從其西南墜去，路從其東北逾嶺。一里半涉壑，一里半登嶺。又東俯，有峽南下，其中水聲甚急。拾級直下，一里抵塢底，東峽水西南注，遂橫涉之。稍南，又東峽一水，自東而西注，復橫涉之，二水遂合流南行。路隨澗東而南，二里出峽，有巨石峰突出東南，水從塢中直南去。塢中田塍鱗次，黃雲被隴，西瞰步雄，止隔一嶺。路從塢東上嶺，轉突峰之南，一里，有數家倚北岡上，是曰沙澗村，始知前所出塢為沙澗也。由其前東下而復上，又東南逾一岡而下，共一里餘，有溪自北而南，較前諸流為大，其上有石樑跨之。過梁，復東上坡一里，岡頭石齒縈泥，滑泞廉利，備諸艱楚。一里東下，又東南轉逾一岡，一里透峽出，始見東小山南懸塢中，其上室廬累累，是為黃草壩。乃東行田塍間一里，遂經塢而東，有水自北塢來，石坡橫截之，坡東隙則疊石齊坡，水冒其上，南瀉而下。其水小於西石樑之水，然皆自北而南，抵巴吉而入盤江者也。自沙澗至此，諸水俱清澈可愛，非復潢污渾濁之比，豈滇、黔分界，而水即殊狀耶？此處有石瀨，而復甃堰以補其缺，東上即為黃草壩營聚，壩之得名，豈以此耶？時樵者俱洗濯壩上，亦就濯之，污衣垢膝，為之頓易。乃東上坡，循堵垣而東，有街橫縈岡南，然皆草房卑舍，不甚整辟。其北峰頂，即土司黃氏之居在焉。乃人息於吳氏。吳，漢人，男婦俱重客，蔬醴俱備云。

二□七日 晨起雨猶不止。即而霽，泥泞猶甚。姑少憩一日，詢盤江曲折，為明日行計。乃匡坐作記。薄暮復雨，中夜彌甚，衣被俱透焉。

二□八日 晨雨不止。衣濕難行。俟炙衣而起。終日雨淫淫也。是日此處馬場，人集頗盛。市中無他異物，惟黃蠟與細筍為多。乃煨筍煮肉，竟日守雨。

黃草壩土司黃姓，乃普安□二營長官司之屬。□二營以歸順為首，而錢賦之數則推黃草壩，土地之遠則推步雄焉。

黃草壩東□五里為馬鼻河，又東五□里抵龍光，乃廣西右江分界；西二□里為步雄，又西五□裡抵江底，乃云南羅平州分界；南三□里為安障，又南四□里抵巴吉，乃云南廣南府分界；北三□裡為豐塘，又北二□里抵碧洞，乃云南亦佐縣分界。東西南三面與兩異省錯壤，北去普安二百二□里。其地田塍中辟，道路四達，人民頗集，可建一縣；而土司恐奪其權，州官恐分其利，故莫為舉者。

黃草壩東南，由龍光、箐口、者恐、板屯、壩樓、八臘、者香、下田州，乃昔年大道。自安隆無土官，泗城代署，廣南以兵爭之，據其大半，道路不能，實由於此。

按盤江自八達、巴澤、河格、巴吉、興隆、那貢，抵壩樓，遂下八蠟、者香。又有一水自東北來合，土人以為即安南衛北盤江，恐非是。安南北盤，合膽寒、羅運、白水河之流，已東南下都泥，由泗城東北界，經那地、永順，出羅木渡，下遷江。則此東北來之水，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，其非北盤可知也。於是遂為右江。再下又有廣南、富州之水，自者格、葛闌、歷裡。來合，而下田州，此水即志所稱南旺諸溪也。二水一出灑城西北，一出廣南之東，皆右江之支，而非右江之源；其源惟南盤足以當之。膽寒、羅運出於白水河，乃都泥江之支，而非都泥江之源；其源惟北盤足以當之。各不相紊也。

按雲南抵廣西間道有三。一在臨安府之東，由阿迷州、維摩州。抵廣南富州，入廣西歸順、下雷，而出馱伏，下南寧。此余初從左江取道至歸順，而卒阻於交彝者也，是為南路。一在平越府之南，由獨山州豐寧上下司，入廣西南丹河池州，出慶遠。此余後從羅木渡取道而入黔、滇者也，是為北路。一在普安之南、羅平之東，由黃草壩，即安隆壩樓之下田州，出南寧者。此余初徘徊於田州界上，人皆以為不可行，而久候無同侶，竟不得行者也，是為中路。中路為南盤入粵出黔之交；南路為南盤縈滇之始，與下粵之末；北路為北盤經黔環粵之會。然此三路今皆阻塞。南阻於阿迷之普，富州之李、沈，歸順之交彝；中阻於廣南之蠶食，田州之狂狷；北阻於下司之草竊，八寨之伏莽。既官轍之不敢入，亦商旅之莫能從。惟東路由沅、靖而越沙泥恐州，為今人所趨。然懷遠沙泥，亦多黎人之恐，且迂陟湖南，又多歷一省矣。

黃草壩東一百五□里為安籠所，又東為新城所，皆南與粵西之安隆、泗城接壤。然在黔曰「籠」，在粵曰「隆」，一音而各異字，一處而各異名、何也？豈兩名本同一字，傳寫之異耶？按安莊之東，大路所經，亦有安籠箐山，與安籠所相距四百里，乃遠者同而近者異，又何耶？大抵黔中多用「籠」字，粵中多用「隆」字，故各從其地，而不知其地之相近，其取名必非二也。

黃草壩著名黔西，而居聚闐闐不及羅平州；羅平著名迤東，而居聚闐闐又不及廣西府。此府、州、營、堡之異也。聞激江府湖山最勝，而居聚闐闐亦讓廣西府。臨安府為滇中首郡，而今為普氏所殘，凋敝未復，人民雖多，居聚雖遠，而光景止與廣西府同也。

迤東之縣，通海為最盛；迤東之州，石屏為最盛；迤東之堡聚，寶秀為最盛；皆以免於普禍也。縣以江川為最凋，州以師宗為最敝，堡聚以南莊諸處為最慘，皆為普所蹂躪也。若步雄之龍、農爭代，黃草壩之被闐於龍、沙，安隆土司之紛爭於岑、農。土司糜爛人民，乃其本性，而紊及朝廷之封疆，不可長也。

諸彝種之苦於土司糜爛，真是痛心疾首，第勢為所壓，生死惟命耳，非真有戀主思舊之心，牢不可破也。其所以樂於反側者，不過是遺孽煽動。其人不習漢語，而素昵彝風，故勾引為易。而遺孽亦非果有殷之頑、田橫之客也，第跳樑伏莽之奸，藉口愚眾，以行其狡獪耳。

所度諸山之險，遠以囉平、師宗界偏頭哨為最；其次則通海之建通關，其險峻雖同，而無此荒寂；再次則阿迷之中道嶺，其深杳雖同，而無此崇隘；又次則步雄之江底東嶺，其曲折雖同，而無此逼削。若溪渡之險，莫如江底，崖削九天，塹嵌九地，盤江朋圍之渡，皆莫及焉。

粵西之山，有純石者，有間石者，各自分行獨挺，不相混雜。滇南之山，皆土峰繚繞，間有綴石，亦□不一二，故環窪為多。黔南之山，則界於二者之間，獨以逼聳見奇，滇山惟多土，故多壅流成海，而流多渾濁。粵山惟石，故多穿穴之流，而水悉澄清。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。

二□九日 晨雨霏霏。既飯，辭主人行。從街東南出，半里，繞東峰之南而北，入其塢。佇而回睇，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，群山叢突，小石峰或朝或拱，參立前塢中。而遙望塢外，南山橫互最雄，猶半與雲氣相氤氳，此即巴吉之東，障盤江而南趨者也。塢中復四面開塢：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，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，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，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。計其地，北與為對，南與富州為對，西與楊林為對，東與安籠所為對。其遙對者，直東則粵西之慶遠，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。入北塢又半里，其西峰盤崖削石，巖巖獨異，其中有小水南來。溯之北又二里，循東峰北上，逾脊稍降，陟塢復上，始見東塢焉。共二里，再上北坳，轉而西，坳中有水自西來，出坳下墜東塢，坳上豐禾被隴。透之而西，沿北嶺上西向行。二里稍降，陟北塢。一里復復西北上，二里逾北坳，從嶺脊西北行。途中忽雨忽霽，大抵雨多於日也。稍降，復盤陟其西北坡岡，左右時有大窪旋峽，共五里，逾西坳而下。又三里抵塢中，聞水聲淙淙，然四山回合，方疑水從何出。又西北一里，忽見塢中有坑，中墜如井，蓋此水之所入者矣。從塢右半里，又西北陟嶺半里，透脊夾而出，於是稍降，從長峽中行。西北三里，復稍上，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泄之道者也。飯於路旁石上。出嶺之西，始見西塢中盤，內皆嘉禾芄芄。北有小山縮塢口，廬舍懸其上，是曰豐塘。東西南皆回峰環之，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，北向墜峽。由塢東南降嶺，循塢南盤南山北麓，共二里，北與縮口廬舍隔塢相對。見路旁有歧，南向入山，疑為分歧之處，過而復還。始登，見其內道頗大，以為是；再上，路分為二，西者既漸小，南者又盤南山，又疑為非。往算數

四，莫可從問。而塢北居廬相距二里餘，往返既遙；見南山有牧者，急趨就之，而隔峰間壑，不能即至。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，問之，乃知其非。隨之二里，北出大路。其人言：「分岐之處尚在嶺西。此處南岐，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，大路在西塢入也。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，正可從碧峒托宿矣。」乃西向入塢。有小水自西來，路逾坡西上，下而復陟，三里逾坳。坳不高而接兩山之間，為南山過北之脊；東水下豐塘，西水復西北流，俱入馬鼻者；脊西遙開塢直去。循北嶺又西二里，歧始兩分：沿北嶺西向出塢，為普安州道；橫度塢南，陟嶺南上，為亦佐道。遂南度塢，路漸微，深茅覆水，曲磴欹坡，無非行潦。緣之南上坡，一里，西南盤嶺角，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互，蜿蜒天末。此即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，從丹霞山東南，迤邐環狗場、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，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，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。又西南入峽一里餘，復南躋嶺巔。一里，得石磴，由脊南轉。其脊茅深路曲，非此石道，復疑其誤矣。循磴西下，復轉而南，曲折一里，抵山麓。其麓復開大塢西去。塢雖大，皆荒茅盤錯，絕無禾黍人煙。於是隨山麓西行，三里，塢直西去，路西南截塢行。塢南北界，巨嶺森削，中環一壑，圓匝合沓，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。惟暝色慾合，山雨復來，而路絕茅深，不知人煙何處，不勝惴惴。又西南一里，穿峽脊而過，其脊中平而夾甚逼。出其西，長峽西去，南北兩界夾之甚遙，其中一望荒茅，而路復若斷若續，上則重茅偃雨，下則停潦盈蹊。時昏黑逼人，惟向暗中躑躅。三里，忽聞犬聲，繼聞人語在路南，計已出峽口，然已不辨為峽為坡，亦不辨南向從何入。又半里，大道似從西北，而人聲在南，從莽中橫赴之，遂陷棘刺中。久之，又半里，乃得石徑。入寨門，則門閉久矣。聽其舂聲甚遙，號呼之，有應者；久之，有詢者；又久之，見有火影出；又久之，聞啟內隘門聲，始得啟外門入。即隨火入舂者家，炊粥浣足。雖擁青茅而臥，猶幸得其所矣。既定，問其地名，即碧峒也，為亦佐東北界。問紅板橋何在？即在此北峰之麓。為黃草壩西界，與此蓋南北隔一塢云。